

中國市場的虛實

蔡石山

The Making of a My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97-1912. By Paul A. Varg. East 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84.

美國外交史上有兩個謎，一個是門羅宣言，另一個是門戶開放政策。前者係門羅總統（James Monroe）的國務卿亞當斯（John Q. Adams）在一八二三年針對拉丁美洲獨立革命所發表的美國外交態度。後者乃是麥金萊總統（William McKinley）的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在一八九九年面臨着列強瓜分中國之際所提出的美國對華政策。這兩個美國外交政策宣言發表的動機與內幕背景迄今仍似謎一般地無法使歷史家獲得一致的定論。茲就美國各派歷史家對門戶開放政策的動機與內幕所做的各種不同解釋扼要地加以剖析，俾有助於對華爾格（Paul A. Varg）這本書的主題及內容的批判與瞭解。

海約翰的門戶開放宣言發表後的二十三年（即一九二二年），美國史家丹尼特（Tyler Dennett）在美國人在東亞（*Americans in East Asia*）一書中強調說，門戶開放並不是美國對華的新外交政策。他認為門戶開放的原則早在顧盛條約（Caleb Cushing, 1844）及蒲安臣條約（Anson Burlingame, 1868）就提到了。海約翰於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所發表的門戶開放通牒僅不過再度重申美國對華的傳統外交宗旨而已。亦即是說列強在中國爭取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已經威脅到美國在華的商業利益。爲了要確保顧盛條約及蒲安臣條約規定給與美國的最惠國待遇，海約翰採取了行動。一九二三年，丹尼特的朋友鮑明鈐（M. J. Bau）在門戶開放主義（*The Open Door Doctrine*）的第一章

寫道：「門戶開放政策最主要的目的乃要確保美國在華的商業利益與機會，以避免遭受列強租借地及勢力範圍的危害」。

這種認為門戶開放政策只是美國傳統外交的翻版的主張後來受到了挑戰。一九二六年一位美國著名新聞專欄作家蘇利文 (Mark Sullivan) 在我們的時代：美國，1900~1925 (*Our Times: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5*) 第一冊中宣稱，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的立國理想，是由道義上的利他愛他的動機而發的。他說：「海約翰的愛他主義 (altruism) 拯救了中國領土及主權的完整」(頁508~512)。這種所謂道義上的利他解釋，到了一九三八年，由耶魯大學校長葛里斯歐特 (A. Whitney Griswold) 加以詳盡的發揮。葛氏在其名著美國的遠東政策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中指出，美國工商界原先對中國市場不感興趣。他發現一八九八年美國對華貿易僅佔全美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二而已。他又說門戶開放政策的宣佈一部份要歸功於美國旅華傳教士的影響，一部份係得助於柔克義 (William Rockhill) 及英人赫德的助手希皮士累 (Alfred Hipple) 的游說鼓動。

二次世界大戰以還，美國史學泰斗畢爾 (Charles Beard) 跟他的夫人 (Mary Beard) 以經濟動機澈底地重新解釋美國歷史，曾轟動美國史學界。我們稱畢爾的史觀為經濟學派。年輕一輩的美國歷史家受到畢爾的經濟史觀影響的不乏其人。逐漸地，經濟學派的勢力亦伸展到對門戶開放外交政策的解釋。首先是肯柏 (Charles S. Campbell) 利用美國外貿資料與工商業對外投資證件，發現美國的棉織品出口商及美中開發公司 (American-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是幕後促成門戶開放政策釐定的最重要力量，近十年來，這種以經濟動機來解釋美國外交史的風氣更是流行。於是有所謂新左派 (New Left) 的出現。新左派以威廉斯 (William A. Williams) 為首，把門戶開放政策看成為美國帝國主義成熟的必然結果。(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左派史家井上清以及中共的反美史家劉大年、朱士嘉、卿汝楫等跟

美國新左派對門戶開放政策的解釋竟不謀而合)。威廉斯把門戶開放政策解釋為美國傳統的非殖民帝國主義(Non-Colonial Imperialism)的擴張侵略。他在美國外交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寫道：「門戶開放政策的設計是爲了要建立一個情況，俾使美國優越的經濟力量能够擴張，並能替發展美國制度(American System)於世界各地而鋪路。同時可以避免傳統殖民主義經歷到的困窘與無能」(頁43)。

華爾格是屬於反經濟學派，反新左派的歷史家。曾獲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的華爾格現執教於密西根州立大學。華爾格早在一九五二年出版柔克義傳(*The Open Door Diplomat: The Life of W. W. Rockhill*)時就否定了美國工商利益跟門戶開放政策有密切關係的說法。他說柔克義之所以要敦促海約翰發表門戶開放政策乃是爲了要阻止中國「逃避她的國際義務」。美國想聯合列強施加壓力於中國，逼迫中國想辦法「自救圖存，保護自己」(頁29~30)。華爾格的這種解釋當然受到新左派史家的非難批評。於是華爾格爲了澄清他的立論，堅持他的看法，終於又在一九六八年藉着密西根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本一個虛構故事的捏造，力斥以威廉斯爲首的新左派解釋。華爾格同時把該書的第三章「中國市場的虛構故事」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五十三期的美國史學評論發表。當然很快地又受到新左派的攻擊，在同一個雜誌的第七十五期(一九七〇年六月)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麥克康米克(Thomas J. McCormick)就對華爾格的所謂「虛構的故事」提出了很多質疑。

華爾格這本書的主要題旨已經從它的書名表露無遺了。他認爲所謂中國市場一直是個虛構的故事，是誇飾的，略帶有傳奇性的，有名無實的市場。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雖然關心注意，但總不願意實質地介入中國的糾紛。甚至於門戶開放政策宣言亦僅是紙上談兵而已，美國並沒有以實際行動來做爲這個宣言的有力後盾。雖然在塔虎脫總統(William H. Taft)任內，諾克斯國務卿(Philander C. Knox)曾經鼓勵美國商業鉅子加入四國銀行

團，企圖染指滿州鐵路建築權益。後來仍招致失敗，一無所獲。華爾格說諾克斯的「美元外交」也只是短暫的，嚐試性的捲入中國問題而已。華爾格於是下結論說，從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二年間，美國對華投資及商業交易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

華爾格的這種論點並沒有什麼新穎之處。葛里斯歐特在「美國的遠東政策」已經暗示了這種解釋。一九四四年，一位美國女作家妃絲 (Agnes D. Hewes) 在一本兩個海洋通廣州 (*Two Oceans To Canton*) 書中，把這個虛構的中國市場的造成推到一七八四年，也就是美國獨立後的第一年。這一年，美國第一隻商船——中國皇后號 (*The Empress of China*) 來到廣州。這隻三百六十噸的中國皇后號滿載着水獺及海豹皮貨、鉛、棉花和花旗人參到中國來換取茶葉、絲綢及陶瓷器皿之類的貨物。從此之後，美國商人總是對中國市場抱着莫大的希望。甚至於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蔣委員長跟羅斯福總統在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還好幾次向蔣委員長提到他的祖先如何受利於中國貿易。

到底中國市場是否真如華爾格所描述的是美國人以訛傳訛造出來的虛構故事？這個筆墨官司恐怕仍要繼續打下去。不過據筆者所知，華爾格在證明中國市場是個虛構的故事時，遺漏了下列三件事：

第一：華爾格計算美國對華貿易的數量總額時，沒把香港併入計算。香港在一八七三年以後就成爲一個國際貿易的獨立單位。可是美國與華南一帶的買賣交易絕大部份是由香港轉手的。據英人摩斯 (H. B. Morse) 的統計，經由香港轉到華南的貿易額約佔中國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四十。華爾格在討論美國對華貿易時忽略了這一點。

第二：華爾格沒把中國銀元的貶值一併加進計算中美貿易的逆差，華爾格引用的美國國會貿易額總值都是以美金計算。可是中國海關銀元的美金價格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會一再的貶值。以致中美貿易的增加亦無法彌補銀元價值的下跌。一八七一年海關銀元一圓值美金 \$1.58；一八七六年值 \$1.45；一八八一年值

\$1.37；到了一八九四年降到\$0.77。從中國海關的記錄來看，美國對華貿易總額年年增加。可是從美國商業部所記載的中美貿易記錄，美國對華貿易的總價值（以美金計算）却增加不多，海關銀元的貶值所引起的中美貿易總值逆差蒙蔽了華爾格。

第三：另外一個影響中美貿易的因素是美國迫害華工所引起的一九〇五年抵制美貨運動。上海、廣州、漢口、福州各地的商會相繼響應曾少鑄的反美抵制運動，希望用民間的拒買美貨逼使美國政府改變苛待旅美華人的態度。華爾格在書中曾提到，美國貨品在上海，天津曾有一度困積不銷。他以隱含的方式把美貨的困積不銷歸咎於中國市場生意的難做，殊不知使美貨滯銷的理由，是因為中國商人學生等對美國的移民政策的抗議所引起的抵制美貨運動。

除了上述三點有待補充說明以外，華爾格的題旨很能令人折服。他的駁斥新左派對門戶開放政策的解釋可以說是周詳細微，特別對於美國向中國輸出的重要商品：棉花及棉織品、煤油、鐵路器材等，他都做了入微的剖析，而且對於美中開發公司在中國投資活動的來龍去脈也交待得很清楚。華爾格用的資料大半取自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檔案。很多是美國駐華外交官的往還書信、公文、照會等第一手資料。惟華爾格寫到有關中國史時，則僅能仰賴第二手或第三手資料，無怪乎當他在第一章跟後記討論到純中國歷史時，顯得拖泥帶水，沒有深度。他所引用的貿易數字均抄自美國政府所發表的資料及美國重要的商業雜誌，特別是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Bulletin*。可惜華爾格未能參照中國海關所存的貿易記錄。但一般說來，華氏之書風格雋永，立論一貫，文筆亦相當渾厚有力，是部謹嚴的學術史著。對中美外交關係史有興趣的讀者當值得藏有此書。